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卷第八　甘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斷人命學處第三之三

云何溫堂事

爾時薄伽梵在曠野林中苾芻造溫堂事同浴室於中別者如世尊言事未了者應可令諸苾芻相助營作時諸苾芻於溫堂處助其營作共舁材木安置梁棟匠人在下遥共持舉移木之時苾芻手脫大木墮落打匠人頭因此致死時諸苾芻心生追悔作如是言諸具壽此乞食人多事營爲强作辛苦緣此營作打殺匠人豈非我等犯波羅市迦耶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等無犯然諸苾芻不應輙舉力不禁物必有事緣須移轉者應間着俗人衆共扶舉若舉若放相告同時若苾芻不依教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言苾芻不應輙移重物力不禁者諸苾芻不知齊何是應舉物佛言若俗人一擔之重苾芻應分兩人違者得越法罪是謂溫堂事

大育

云何黑迦留陁夷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具壽黑迦留陁夷教化旃荼女人令生敬信為受三歸并五學處時彼女人頂礼足已請言聖者若有藥食資緣闕乏我皆奉施時迦留陁夷不肯為受告女人曰大妹世尊之教普利為首我今意欲饒益多人女人白言聖者若不見許受我所請我今欲為聖者數設妙座每乞食来常於此坐食訖而去荅言可尒常於日日就彼坐食食已便去時迦留陁夷别有因緣須詣他處便作是念我今宜往報妹令知即便詣彼告言大妹我今欲往人間遊行汝自將愛白言聖者幸可早歸勿於他處久為留滯令我愁憶告已還逝多林將欲行去尒時世尊欲人間遊行命具壽阿難陁曰汝可告諸苾芻我欲人間遊行乃至廣說時阿難陁告諸苾芻曰諸大德世尊今欲人間遊行若諸大德樂欲行者應可料理衣服時迦留陁夷聞斯語已作如是念隨佛行者有十八種利益一無王怖二無賊怖

三無水怖四無火怖五無敵國怖六
無師子虎狼惡獸等怖七無關塞怖
八無津稅怖九無闕防援怖十無人
怖十一無非人怖十二於時時間得
見諸天十三得聞天聲十四見大光
明十五聞授記音十六共受妙法十
七共受飲食十八身無病苦時迦留
陁夷念曰隨佛多益我今宜應從佛
行化即便不去時旃荼舍有別女人
誕生一息是時旃荼告別女曰汝可
洗浴孩兒以新白疊嚴飾其身置仙
人座上令兒長命彼便依教置於座
中時迦留陁夷乞得食已詣旃荼舍
然阿羅漢不豫觀察聖智不行便於
舊座放身而坐時孩兒母忙怖告曰
聖者座有孩兒彼便忽起兒已命絕
其母見已即便號哭時迦留陁夷報
言大妹汝勿啼哭汝之孩兒植短命
業如世尊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然
我今者理應啼泣雖得阿羅漢果不
善觀察大師世尊以我為緣於諸弟
子當制學處以此因緣告諸苾芻諸
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迦留陁夷無

天合

犯然諸苾芻往俗舍中不善觀座不應輒坐不觀而坐得越法罪是名迦留陁夷事

云何施醋二縁事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二長者大富饒財多諸僕使是時二人共為知友得意相親於後漸漸二俱貧悴二人議曰昔日富樂今時貧苦何用活為我今宜可俱共出家便於善說法律之中剃除鬚髮修出離行後於異時一人染患一相看侍其病漸羸不能復起便問病者曰具壽在俗之日曾病苦不報言曾有問曰何藥對治荅言曾飲塩醋若尒今者何不飲之荅言我飲彼即為覔塩醋與之令飲飲已便死時彼苾芻因生追悔將非我與不相宜藥令彼命過犯他勝耶以此因縁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彼苾芻無犯然諸苾芻不問醫人不應輒與病人藥服若無醫人應問苾芻曾是醫者此若無者應問曾與醫人為知識者此若無者應問曾遭病人此若無者應問耆舊苾芻若

苾芻不問醫人乃至耆舊輒以自意
與病人藥得越法罪時諸苾芻共生
疑念俱往白佛言世尊有何因緣彼
病苾芻醋先是藥令服便死佛言彼
昔在家是痰癊病今是風熱由此緣
故昔藥令非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
園時彼摩揭陁影勝王得見諦已與
八万諸天并摩揭陁國婆羅門居士
無量百千衆俱時影勝王於王舍城
擊鼓宣令普告王城及外來者諸人
當知於我國中居住之者不應作賊
若作賊者當遠流擯所失之直我以
庫物而用酬塡
尒時世尊為勝光王說少年經令生
信已時勝光王於憍薩羅國擊鼓宣
令普告城邑及四方客曰諸人當知
於我國中現居住者不應作賊若作
賊者當斷其命所失之直我以庫物
而用酬塡于時摩揭陁及憍薩羅兩
境之賊聞斯令已咸悉投彼二國中
間隨處而住時二國人皆共聞知多
有賊徒在兩界中群聚而住邀諸賞
掠劫物殺人時摩揭陁有諸賞人欲

徃憍薩羅國聞此事已遂多覓援人
持諸賄貨隨路而去過摩揭國界入
憍薩羅境是時賣人告諸人曰仁等
當知我聞憍薩羅勝光王雄猛暴烈
我設遣賊能以庫物共相酬補此防
援人可放歸去時防援人告別而返
時諸賊侶於其要路安伺候人時伺
候人見諸防援志皆去已報賊徒曰
援人已去君等宜行入賣掾中奪其
財物是時諸賊於險林中便破賣掾
或斷其命或傷支體或有逃走徃至
室羅伐城塵土坌身便詣王所白言
大王我等賣人今至王國財物皆失
王曰何意白言大王於王國境被賊
刧奪時勝光王即便勑語毗盧宅迦
太子曰汝可急徃擒彼賊徒并所盜
物太子既奉勑已嚴整四兵象馬車
步於險要處尋知賊徒時彼群賊不
覺兵至於一林中共分財物于時太
子掩其不備或有當時斬煞或有逃
竄林野餘所擒獲得六十人賊既破
已太子便將六十賊徒并所得物送
至王所致敬已白大王曰此是賊徒

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八 第六張 竹

幷所盜物王問賊曰尒豈不聞我宣
教令若作賊者當斷其命所失之直
我以庫物而用酬塡賊言並聞王曰
汝若聞者何因作賊奪彼賓人白言
大王若不作賊貧窮不活王曰若尒
但取其物何故煞人白言欲令其怖
是故須殺王曰若尒我今有法令汝
恐怖曾所未見今日見之王性暴虐
勑大臣曰令可將此賊徒至彼屠所
斬其手足被賊賓客以我庫物而用
酬塡大臣奉教將諸賊侶往至屍林
斬其手足所盜之物依數酬與如世
尊說告諸苾芻汝等當知於自他損
惱自他安樂應善觀察何以故汝諸
苾芻自他損惱自他安樂斯等皆是
可猒離處
時諸苾芻憶持佛語為生猒故多往
屍林時有諸苾芻尼亦詣屍林見諸
群賊手足皆斷時有一人亦在屍林
共觀群賊作如是語若有好心慇斯
苦者可以鹽醋與之令飲於此死已
當更受生飲毋新乳時諸苾芻尼中
有一苾芻尼名曰圓滿麁壯愚直闇

此語已便作是念我於善說法律之
中得為出家云何我今捨斯福聚我
今宜可求覓鹽醋而施與之時苾芻
尼俱還住處圓滿獨詣城中求得鹽
醋滿一大瓶并凡甌六十持還賊所
時彼諸賊為苦嬰纏飢渴所逼求活
無路見苾芻尼便作是語善哉聖者
我為渴逼願以瓶水見相救濟時苾
芻尼作求福心先與甌已次行鹽醋
人皆滿器得已便飲皆悉命終時苾
芻尼暮方還寺寺門已閉即便扣喚
寺尼問曰扣門者誰報言我是圓滿
問言汝今何故日暮方還報言姊妹
隨喜姊妹隨喜諸苾芻尼問曰汝作
何事為得阿羅漢果為得不還一來
預流果耶或為僧伽造住處耶或為
僧伽求得飲食妙衣服耶報言姊妹
仁等更無所作唯求飲食衣服苾芻
尼問曰此皆無者汝作何事圓滿報
曰仁等於屍林處豈不見彼斬手截
足六十人乎答言我見圓滿曰我為
教化多得鹽醋人各飽飲悉已命終
於當生處飲毋新乳諸苾芻尼聞而

告曰癡人以他勝罪墳滿腹中而令
我等共生隨喜於時圓滿聞已追悔
便作是念將非我犯他勝罪耶以此
因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此
苾芻尼無犯若有故心令他死者得
他勝罪然諸苾芻尼不應於病人處
而與其醋令飲命終應作是心此之
病人由斯藥故令得早差者無犯若
苾芻苾芻尼作如是念由此藥故當
令命終若因死者得他勝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具壽大
目連將十七衆童子與其出家并授
圓具以鄔波離為首此十七人若有
一人為知事者彼之十六盡皆相助
彼於異時有法事起通夜誦經是十
七人共來撿挍復於別日僧伽有浴
室事起彼亦詳來共相借助復於別
日中有一人合知寺事即於是日莊
嚴寺宇時知事人專心看守中有一
人作如是念我困且眠彼十六人豈
可不能守護時十六人各生是念我
困且眠其十六人並皆熟睡唯有一
知事者通夜撿挍不得眠睡既至天

明屏燈樹開寺門掃灑房廷觀水淨
不瞻日時候敷設牀座窣堵波處燒
香普熏於寺上閣便鳴揵稚時十六
人聞揵稚聲方始眠覺各各從房持
鉢而出見彼一人周慞馳走撿挍寺
事時十六人共相謂曰諸具壽豈無
一人助斯營作時有一人作如是語
我生是念我困且眠餘十六人豈可
不能撿挍諸人悉皆作如是語詳聞
此已共相謂曰此之一人於我等處
凡有所作常為先首我不相助彼定
生瞋我等食竟從乞歡喜食已詳至
其所俱共懺摩其少年者即便礼足
若老大者手撫其肩告言具壽汝可
容恕時彼默然而不應對有親友者以
指擊擲彼笑而告曰施喜施喜諸人
各念此好方便若一若二乃至諸人
悉共擊擲時彼風氣上衝即便命殞
諸人見死悲號大哭時諸苾蒭恠而
問之何謂汝今共聚啼哭彼便報曰
大德我曹昔日有十七衆今但十六
寧不悲啼又我得意同梵行死有愛
別離苦復有他勝罪云何得不悲惱

時諸苾芻聞已而去彼十六人各在
一邊懷憂而住有餘苾芻知其同伴
擊攊致死見而責曰具壽汝十七衆
如燒草火疾燃疾滅或時戲樂或復
憂愁彼為憂火燎心雖聞此語竟不
酬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彼諸
苾芻無敎心故無犯然諸苾芻不應
相擊攊若擊攊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去此不遠
有一聚落彼有長者大富饒財多諸
僕使有淨信心意樂賢善彼為僧伽
造一住處其狀高大有妙石門廊宇
周環悉皆嚴飾見者歡喜於此住處
請六十苾芻夏安居竟作隨意事已
任緣而去時彼施主見寺空虛令人
守護恐有賊徒盜牀褥等復有六十
苾芻人間遊行屆斯聚落求覓停處
時有一人報苾芻曰聖者何不住寺
報言賢首何處有寺答曰村外林中
有好住處苾芻便往見守護人彼遙
見已告言善來即給與房舍牀褥被
枕及小坐牀并三指木告言聖者可
先濾水我今暫往白長者知告長者

日行令福德倍更增長有六十客苾
芻来至寺所長者聞已驚喜交集報
家人曰汝等可取酥蜜沙糖石榴石
蜜蒲萄胡桃乾薑蓽茇堪作非時漿
物持往寺中有客僧伽来至住處欲
作非時漿令其飽飲家人聞已如所
處分咸將至寺時諸苾芻既濾水已
各任威儀隨處而住是時長者便往
寺中遥見苾芻如蓮花藂充滿寺內
倍益信心深加歸向說伽他曰
若村若林中　若高若下處　衆僧居住者
令生愛樂心
作非時漿調和既訖自手授與諸苾
芻衆飽飲漿已尒時長者礼衆僧足
自執香鑪引諸僧衆出逝制底還歸
住處在上座前長跪而住上坐為說
法要長者白言明日中時唯願聖衆
就我宅中哀受微供苾芻許之礼足
而去彼於明日辦諸美膳供養衆僧
衆僧食已為其呪願方歸住處復於
中後設非時漿既澡漱已長者手執
香鑪於上座前白大衆曰聖者此之
住處我不為身亦不為親屬然本意

者但為四方僧伽造立願見哀愍於
此夏安居諸苾芻告長者曰世尊法
王今現住在室羅伐城於時時中聞
說授記某甲苾芻證阿羅漢某甲苾
芻成不淨觀勝光大王勝鬘夫人仙
授世主毗舍佉毋及餘長者婆羅門
等並皆敬信我等往彼若法若食皆
同受用我等欲往長者白言受法義
利惟仁所知衣食資身我願供給幸
可留心於此停住四事供養當無闕
乏上座告言諸具壽如世尊說若其
施主有敬信者應須悲愍增長信心
我今欲於此住既作留意即便於此
內外觀察遂見香花滿樹美果盈枝
清沼茂林皆可愛樂上座告曰諸具
壽今此住處花果豐盈若前安居果
實未熟我等宜可作後安居既籌議
已遂後安居時彼長者唯造一寺所
有福業皆在其中於此聚落及餘村
坊更無別寺諸人福業亦皆臻湊時
諸苾芻於此安居多獲利養隨意事
訖於此而住時有迦栗底迦賊共相
議曰我等當作何業於一歲中不假

劬勞衣食豈是有作是說我等宜應
偷苾芻物餘賊報曰彼一日中過百
門閫辛苦乞索僅得充軀彼何所有
中有一賊諳委苾芻告諸人曰汝等
不知彼大有物所以知有此造寺長
者信心淳善唯造一寺所有福業皆
在其中於此聚落及餘村坊更無別
寺諸人福業亦皆臻湊時諸苾芻於
此安居多獲利養若不信者可共親
觀諸人報曰若尒汝可先行我當後
去報言善好即便整理衣服緩步從
容口誦伽他旋行制底便入寺內
時門首有莫訶羅苾芻賊見礼足而
問聖者此是誰寺房宇莊嚴令人愛
樂願生天者是其撿挍苾芻報言賢
首是某長者之所興建問言聖者此
是毗訶羅為是毗伽多苾芻問曰何
謂毗訶羅何謂毗伽多報曰若資具
充滿是毗訶羅所須闕乏是毗伽多
苾芻報言賢首若如是者此是毗訶
羅非毗伽多於此住處資產豐盈受
用具足賊便報曰聖者若是餘者不
應殘土若是衣者不著樹皮仁之衣

服應有多少時莫訶羅禀性愚直便
㩗賊手共進房中報言汝觀架上衣
物多少問言聖者此是仁物為僧物
耶報言賢首是我私物問言聖者仁
是上座為是法師報言賢首我非上
座亦非法師我是求寂居僧之下報
曰仁所有物我已知之然於衆庫有
貯積不報言賢首我居寂下尚什物
豈足何況僧中報言聖者大衆厨內
煑食之物為用凡器為銅釜耶苾芻
即便將示庫屋告言於此庫中充滿
銅器既知此已賊便欲出報言聖者
向來廢仁善品妨我生業今且辭去
後更申礼報言善賊乃礼足而去詣
諸賊所告曰我於彼寺親已觀察財
物豐贍如富賈客宜可偷取中有一
人告諸賊曰我曾聞說有六十人善
閑弓矢於此出家不可造次輙為偷
刼若衆集聽經方可入寺諸人問曰
不知何日當欲誦經其諳委人告諸
賊曰八日已過月半當誦即便屈指
數日而住至十五日上座自說波羅
底木叉為長淨已令誦經者昇師子

座繞誦伽他曰

佛在給園中　能斷一切惑　諸根皆寂定
告衆如是言　我於人天衆　宣示微妙法
聞已如說行　得盡菩提際

于時賊徒扣門而喚苾芻問曰汝是何人報言聖者我是善男子時諸苾芻便作是念或聚落人来此聽法我為開門其門既開賊徒競入爭取財物苾芻告曰汝向報言是善男子今来入寺便竊我財賊便報言聖者我有二名在外名善男子入寺名劫賊苾芻告曰作汝名者非是好人偷得物已即便出寺

時諸苾芻既遭賊已共相議曰諸具壽如世尊說凡聲乳者不應令盡今此長者若見遭賊出物供寺復與我等定當傾竭宜往室羅伐城同梵行處求覔衣服曰我等形露如何涉途一人告曰晝入草叢夜當涉路不白長者於是便行漸至室羅伐城彼諸苾芻初夜後夜警覺思惟勤修善品見露形者来至門前慞惶顧望彼諸苾芻遥問之曰汝等露形披髮之輩

因何至斯此是毗訶羅非汝住處荅
言具壽我是苾芻非露形外道復問
曰豈有如是形相苾芻荅曰被賊偷
刼問曰汝名何等荅曰我名佛護法
護僧護等彼便荅曰善來善來具壽
即為開門彼便入寺或以三衣或以
二裙或僧脚﨑或漉水羅或鉢腰條
隨其所有皆共周給時諸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凡於夜中未善諳識不應
輙與開門可問種族名字若體悉者
方為開門然誦經時應令苾芻而為
守護若知賊至應現驚怖作叱喝相
勿為開門作如是語將揵稚來并及
推杵時輪僧伽胝七條五條衣帶搭
鉤條索等物來聞是語聲賊便驚去
若衆首上座所有行法我今制之凡
欲衆集誦經之時上座應問知事人
曰門已閉未寺內遍看不老守護人
未請誦經人未大小行處並掃拭未
若衆上座如前所制不依行者得越
法罪

尒時給孤獨園舊住苾芻告被賊苾
芻曰諸具壽我等隨有多少家鉢共

相分給猶未周贍然被賊之處造寺
長者信心淳厚宜應往彼重為相見
必以衣服共相濟給聞此語已便共
籌議諸具壽同梵行者善哉此說然
我等輩前来忿遽不白長者今可更
去告彼令知或容見濟多少衣服即
便至長者處長者見已礼而問曰聖
者何不相告遂即他行苾芻報曰長
者如世尊說夫聲乳者應留少許當
時我等作如是念寺今遭賊長者見
已出物供寺復給我等必致傾竭恐
相惱觸故不白知便往室羅伐城於
同梵行處求覓衣服長者白言聖者
寺中遭賊豈我家內亦遭賊耶善哉
聖者為哀愍我重来相見既倍生恭
敬人别各奉十三資具彼賊聞已還
復重来便於夜中誦經之時扣門而喚
時諸苾芻豈知是賊至共相告言諸具
壽昔時矯賊今更再來宜依佛教作
大驚嚇莫與開門即便高聲唱言急
將揵稚搥棒時輪僧伽胝七條五條
衣袋搭鉤條索物來諸賊聞已便大
驚惶奔走而散時有諸天說伽陁曰

爾是牟尼能說教　令諸弟子恐怖賊
口出驚喚善防身　五百羣竊皆奔散
時諸苾芻者告賊伴曰仁等何故
輒自驚走賊徒荅曰汝豈不聞有六
十人出家皆善弓矢如何我等不奔
走耶然而我輩先不曾聞揵稚棒等
如是器仗必當相殺彼便荅曰此等
皆非是實器仗諸賊問曰此是何物
報曰揵稚木鳴以集僧棒搥是打揵
稚物時輪用觀日影僧伽胝等及以
條索是衣服所須袋摝盛財三衣搭
鉤開門之鑰我等不應驚怖還可共
偷于時羣賊悉皆復寺彼有賊帥登
梯而上是時寺內有摩訶羅苾芻爲
守護者見彼昇梯便作是念此之頑
賊刧我衣鉢令使露形今若縱捨還
令我等露形而住我當與彼現恐怖
相即便徐行取揵稚木打賊頭上賊
被木打落梯而死摩訶羅即便大喚
有賊有賊時諸苾芻便廢聽經爭昇
上閣問言賊在何處摩訶羅報曰於
此寺邊昇梯而上我亦驚怖並已逃
奔諸人報曰令賊逃奔斯爲甚善天

辛

曉開門尋賊上處便見賊頭流血而
死衆既見已各懷驚怖共相告曰前
非連賊今是連賊由打殺人遂令我
輩犯他勝罪時諸苾芻便生追悔以
緣白佛佛言汝等無犯然諸苾芻不
應作如是心打彼身上其所擲物可
在傍邊或於背後欲令恐怖作驚呼
聲若苾芻作如是心打彼身者得越
法罪云何老苾芻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
一長者於同類族娶女為妻後誕一
男年漸長大是時長者貲財損失親
族乖離其妻既亡便告子曰我今衰
老不復能知家中事業我欲別汝情
希出家子白父曰若如是者我亦出
家父報子曰斯亦善哉遂即父子相
隨詣給園中至一苾芻處即禮足已
白言聖者我欲出家苾芻問曰豈此
童子亦願出家答曰亦願問無障難
俱與出家佛教常式老者受利小者
知事是時父子二人常被驅役子白
父曰我被衆欺常令作務為無學業
今可共往他方受習經典父言善哉

與汝同去所到之處爲其年小還彼
驅馳即令知事子白父曰室羅伐城
錐令知事然法主世尊親在於彼於
時時中間說授記某甲苾芻證阿羅漢
某甲苾芻成不淨觀勝光大王勝鬘
夫人仙授世主毗舍佉母及餘長者
婆羅門等並皆敬信我等至彼若法
若食皆同受用今欲還彼便棄餘方
至室羅伐欲到住處午時既逼聞揵
稚聲便報父曰揵稚聲促宜應急往
父老疲困不能速行其子強推令其
進路子作是念推行有益復更強推
是時老父面覆於地塵土滿口因即
命終子見父死遂大號哭置之路左
持其衣鉢往逝多林諸苾芻見告言
善來摩訶羅子汝之老父今在何處
彼便啼哭苾芻問曰具壽何故啼哭
報言我父已死諸苾芻告曰具壽諸
行無常是生滅法汝於善說法律捨
家出家當自裁抑勿生憂苦報言我
推父倒地因即命終我當殺父苾芻
報曰如汝所言深合啼哭一得無間
罪二得波羅市迦在阿鼻地獄長時

一切有部毗奈耶第八　第三十張　晉

受苦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彼無
有犯然諸苾芻不應在行路中有困
乏者強推令去我令爲諸行路苾芻
制其行法若道行時見疲極者當與
按摩解勞爲擎衣鉢及諸資具能去
者善若不能去當可先行至住處已
洗鉢請葉觀察無蟲可爲請食不能
來者持食往迎勿令絶食若在非時
送非時漿道行苾芻如我所制不依
行者得越法罪時諸苾芻悉皆有疑
俱往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彼摩訶
羅子斷父命根非無間罪亦非波羅
市迦佛言汝諸苾芻此人非但今日
殺父無罪於往昔時已曾殺父不得
重罪汝等應聽於過去世一聚落中
有浣衣人唯有一子年漸長大時聚
落中有大節會時人多併洗濯衣服
是時父子多得垢衣父告子曰既洗
多衣不能歸食汝可持飯向彼池邊
子於後時持食而去父既食已告其
子曰汝當浣衣我困且眠即便睡着
然父頭上無髮多有蚊蟲來唼其頂
子浣衣已來至父邊見其頭上多有

蚊蚋即便爲拂蚊子貪血打去還來
怒而言曰今我存在豈使蚊蟲飮我
父血將浣衣棒以打蚊蟲蚊雖散飛
父頭遂破因而命絶于時有天說伽
陀曰
寧與智者爲怨惡　不共愚人結親友
猶如癡子拂蚊虫　棒打父頭因命過
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彼時浣衣老人
者即莫訶羅是彼時子者即推父苾
芻是往時雖復殺父非無間罪今時
亦尒雖斷父命非無間罪不犯波羅
市迦又無犯者冣初未制戒癡狂心
亂痛惱所纏故斷人命學處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八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